

華協通訊

刊头题字：倪培民

社区短讯

- 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华协在 Riverside, MI (Holland, MI 附近) 组织了一年一度的露营活动。今年有十家人参加这次露营活动。

CAWM organized its annual camping trip in Riverside, MI (near Holland, MI) this year. Ten families participated.

- 八月十八日，中文学校五名教师徐海英，阎小婷，王逸，宋汉文，及简怡丽女士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在新任校长郝凌的带领下，前往密西根大学出席了第五届州中文学校协会的教学教务研讨会。会上就中文教育正在全美迅猛发展和密西根州中文学校师资的培训和认证的总体规划做了专题报告。随后多位资深中文教师介绍了各自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校长们就中文学校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潜在挑战充分交换了见解。

Led by the new principal Hao Ling, five teachers from the Grand Rapids Language School, Haiying Xu, Xiaoting Yan, Yi Wang, Hanwen Song, and Yili Bonaski, attended a weekend seminar at U of M on Aug. 18. The seminar was the fifth of its kind by Michigan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on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Special topics were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the fast growt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S. as well as th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Michigan. Quite a few senior Chinese teachers shared their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rincipals exchanged their ideas on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hinese schools in future development.

- 今年第三次公路领养活动于九月九日举行。在负责人王久华的组织下，有 15 人参加了这次环保活动。华协向他们表示感谢。

The third Adopt-A-Highway was organized on September 9 by Jiuhua Wang. 15 people from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We appreciate their good job in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 华协于九月廿二日晚在 East Grand Rapids Middle School 欢庆中秋佳节。约 250 名会员及来宾欢聚一堂，享用丰盛晚餐及美味中式月饼后，大家性趣盎然地参加了有奖猜谜活动。随后进行的舞会吸引了众多舞迷。来自 Van Andel Institute 的几位年轻新朋友组队与华协队进行了一场友谊篮球赛。

On September 22, 2007, CAWM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at East Grand Rapids Middle School. About 250 members and guests attended the gathering, and enjoyed a rich buffet dinner with delicious moon cakes at the party. The party featured a very popular riddles-reading activity and a dance that attracted a lot of dance-lovers. A few new friends from Van Andel Institute teamed up and had a basketball match against the team of CAWM.

- 九月二十三日，大溪城华语基督教会在 Cascade Park 举行了主日崇拜，随后举办了迎新 Picnic 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华人朋友参加。

On Sept. 23, 2007, Grand Rapid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unday worship service was held in Cascade Park, followed by a potluck and BBQ picnic to welcome new friends. Many friends attended the service and picnic.

- 中文学校于九月廿九日由家长和老师选举产生了两名中文学校理事会成员。选举投票共 44 票：单富良 38 票，余燕 29 票，简怡丽 20 票，白焰 1 票。根据华协对选举的规定，单富良和余燕当选理事会成员。至此，中文学校理事会共有五位：倪培民(任

主席), 陈建初, 郝凌, 单富良, 余燕。新的理事会于十月七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安排近期工作及分工。

Parents and teachers cast the ballots at Grand Rapid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GRCLS) on Saturday, 9/29/07 for two board members of the school. 44 ballots were cast: Fuliang Shan--38 votes, Yan Yu-- 29, Yili Bonarski--20, and Yan Bai--1. Per CAWM regulation for the election, Fuliang Shan and Yan Yu officially won the seats on the GRCLS board. The five GRCLS board members are: Peimin Ni (Chairman), Jianchu Chen, Ling Hao, Fuliang Shan, and Yan Yu. The new board had its first meeting on October 7 to address immediate issues and to set out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its members.

- Foremost Insurance Group 已决定今年赞助华协 \$6,500, 指定其中\$4320 给中文学校(用于中文竞赛), \$2180 给华协文艺社团(用于演出服装)。这是迄今最大一笔公司赞助。华协十分感谢 Foremost Insurance Group 的慷慨, 同时要感谢的是陈佑群 (Ellen Chen), 是她的杰出工作拉来的赞助。

Foremost Insurance Group agreed to donate \$6,500 to CAWM this year. The fund was designated to be used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4,320, for Chinese language contests) and for the ShowBiz Group (\$2,180, for costumes). This is the largest donation CAWM ever received from a corporation and we'd like to thank Foremost for its generosity. Our thanks also go to Ms. Ellen Chen for her excellent PR work.

- 大溪城华语基督教会将庆祝 25 周年纪念日。教会成立于 1983 年, 它开始于一个小组查经班后逐渐发展成教会。

The Grand Rapid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ill celebrate its 25th anniversary. It was found in 1983. It began as a small Bible study group which gradually grew into a church.

- 李丽和 Rich Morehouse 步入婚姻殿堂。婚礼将于十一月三日在 Kentwood Community Church 举行。华协祝这对新人幸福美满。

CAWM member Lily Li tied knot with Rich Morehouse and the wedding is to be held on Nov. 3, 2007 at Kentwood Community Church. We wish them all the happiness.

- 华协喜迎下列新会员(从八月起): 李祖鹰(Li, Zuying); 刘卓庸(David Liu); 彭唯铭(Peng, Jimmy)。

CAWM would like to welcome the following new members (since Aug., 07): Zuying Li, David Liu and Jimmy Peng.

- 石鹏飞举家迁往俄亥俄州, 华协祝愿他全家万事如意。

Pengfei Shi's family moved to Ohio and we wish them all the best with their new endeavors.

中文学校新学年新气象

大溪城中文学校校长 郝凌

大溪城中文学校已于九月八号这一吉祥的日子顺利开学。所有年级的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返回到阔别数月的中文学校。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学前班的入学人数比预计增加了一倍多, 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在未来数年中将如此持续稳步增长。

为响应绝大多数家长的多年要求, 中文学校今年成功地实现了教师跟班制向教师定级制的过渡。从此每一位中文学校的学生都有均等的机会得益于各位老师的长处优势, 而各位老师则可集中精力探索研究所在年

级的教学特点并逐年改进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此举措为大溪城中文学校的持续发展和稳步提高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文学校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我们有一支强健的教师队伍。今年的教师梯队中除有久经考验的老师徐海英，刘一力，宋汉文，阎小婷，王逸，简怡丽和赖安玲以外，前中文学校校长吴始年教授再度出山，亲自挑起了成人班中文教学的重任。韦红和包怀芬女士也在短时间内接受了为中文学校教学服务的挑战，前中文学校校长徐萍女士在身兼众负下仍挺身而出为回国探亲的王久华老师代课，确保了中文学校的正常开学。以上各位老师都是提前为开学做了充分准备，在开学第一天就各显神通，启用了多种吸引学生的教学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校的顺利开学也得益于各位家长大力协助和支持，我们借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外，几位志愿义务工作者为学校的顺利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华协理事长章贤信先生，及均担任过中文学校校长的单富良教授和刘书成先生。单富良教授还利用暑期休息时间再度为中文学校在 GVSU 争取到条件优越的校舍和无偿使用的教室，让我们再次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在校方，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中文学校会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社区的中文教育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编者按

大家知道文颖，黄卉一家即将迁往底特律，在过去的一年里，黄卉坚强勇敢地与病魔作着斗争，鼓舞着我们热爱和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下面是她搬家前写给大家的信，我们衷心祝愿她早日康复，常回“娘家”看看。

临别的话

黄卉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即将离开这个美丽温馨的城市了。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我想说“感谢”二字，觉得太空洞；我想说“再见”，又觉得太伤感，千言万语，涌上笔尖……

十年前，我们一家来到 GrandRapids。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回想我们在 GrandRapids 渡过的十年间，最值得珍惜的是拥有了许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朋友们。我们曾经在夏天里，一起带着孩子们去露营，去 Beach，一起 BBQ，冬天里忙着赶 Party，排节目；曾经共同探讨教育子女的经验，交流烧饭煮菜的窍门，甚至彼此开开玩笑；哪一家有喜事，赶紧去祝贺，谁有困难，大家去帮助……有多少快乐美好的时刻留在记忆中！

人世无常，美好的日子过得总是那么快！李后主的一首小令，特别 Match 我的心境：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

去年的这个时节，我突患晚期癌症，母亲小腿骨折，文颖在外地工作，一时间，我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面对病魔，面对困境，我和文颖真不知如何是好…….是华协，是华人教会，是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朋友们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精神支持。华协主席涂英和今年的华协代主席汪明，安排大伙轮流给我送来可口的饭菜，送我去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张迎春医师帮我联系专科医师，使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医治；每次见医生，常常是小雯陪着我，有她在，我就觉得心里踏实；李虹给我送来中药，周医师给我扎针灸…….很多老朋友定期来看望我，跟我聊聊天，让我暂时忘记了病痛和烦恼。有一对朋友，自从我生病起，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望我，风雪无阻。到了后来，他们的到来，已经成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就像是对亲人的盼望，那种心情也许是一般健康快乐的正常人无法理解的。

我还不是基督徒，可是华人教会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我接受手术的五个多小时里，陈牧师一直陪在文颖身边，不停地祷告，给了文颖极大的精神上的安慰；Connie 的孩子学游泳，总是带上我的儿子 Derek，一个夏天下来，Derek 竟然学会了游泳！我想如果不是 Connie 的帮忙，不知何时 Derek 才能学会游泳；牧师和周披星带我母亲去看病……太多的朋友给予我的家庭太多的关爱，支持和帮助，写也写不完。

转眼间，我进进出出医院，经历了放疗，化疗，手术，无数的考验，整整一年了。感谢上帝，让我仍然坚强的活著。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段情，一杯酒。”

我由衷地感谢所有 GrandRapids 的华人朋友们，是你们大量的物质上，时间上的付出，是你们善良，柔软的爱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力量，陪伴我走过这一年艰难的人生路，说你们待我“恩重如山”不为过。想必此恩今生今世无以为报了。一个朋友曾说：“你的身体好起来，能够活下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每每想到这句话，就不禁潸然泪下！假如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假如真的有灵魂存在，我愿化做一朵怒放的小花，在激风中向你张开笑脸；我愿化做一只美丽的蝴蝶，在阳光下停落在你的窗前，只要它们能够带给你一丝愉快！（文颖读到这儿，说：“你不要吓唬人嘛！”）哈哈……..再见，珍重！（10-28-2007）

争取发现早期癌症

钱朝南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总结报告，癌症目前已成为美国 85 岁以下人群的第一杀手，而心血管疾病已降为第二杀手。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肿瘤分成良性与恶性两类。良性肿瘤往往不会引起生命危险，而且经手术切除之后不会复发，例如常见的脂肪瘤（lipoma）、纤维瘤（fibroma）等等。而恶性肿瘤就是人们所说的癌症了，其中的癌细胞会无休止地繁殖，整个癌灶会无休止地扩大，癌细胞终将破坏所在的器官以及邻近的器官。癌细胞甚至可以通过血道、淋巴



道以及体内的腔隙转移到其它远处的器官继续繁殖、进一步破坏各个受累器官。病人最终因各种器官的功能衰竭而死亡。

对大多数癌症而言，最有效的治疗仍然是在癌症的早期所实施的治疗。因此早期诊断就显得至关重要。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许多筛查癌症的有效手段，以便在人群中发现早期癌症。其中有几个家喻户晓的筛查方法。一个是针对子宫颈癌的宫颈涂片，也叫“巴氏涂片”（英文是 Pap smear，也叫 Pap test）。其操作过程很简单，病人无痛楚。还有一个是针对前列腺癌的验血，也就是检测血液中的前列腺特异抗原（英文是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简称 PSA）。当病人罹患前列腺癌是，PSA 的水平会显著升高。此外，乳腺 X 光摄片（mamogram）以及结肠镜检查（colonoscopy）分别是发现早期乳腺癌和早期大肠癌的重要手段。

在医学上，确诊癌症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癌细胞。因此医生往往需要钳取病灶的一小块组织（tissue），再制成很薄的切片，然后放在显微镜之下查看有无癌细胞。这个钳取病灶组织的过程就叫活体组织检查，简称“活检”（biopsy）。现代医学已发展出许多高效的活检程序，且活检的并发症也越来越少。例如，在结肠镜检查的过程中进行活检；在影像技术（比如 CT 或者 B 超）的引导下对肺脏或者腹部器官的肿物进行针刺活检，等等。

尽管现代医学已有长足的进步，对早期癌症的治愈率也越来越高，但仍然有大量的患者在确诊癌症时已属晚期，疗效不佳。因此，我们普罗大众有必要具备一些有关癌症的知识，警惕早期癌症的出现，以争取及早治疗。下面将介绍一些与癌症有关的常见症状：

一 反复出血

人体绝大多数器官都有丰富的血管。癌细胞的繁殖会侵害这些血管，引起各种各样的出血。清晨第一口倒吸的痰中有血凝块，那是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ncer）常见的首发症状。而肺癌（lung cancer）则会导致咳出的痰中有血。大便呈深色或柏油样的黑色，那是消化道出血，常见于大肠癌（colon or rectal cancer）。宫颈癌或子宫内膜癌（cancer of the cervix or the endometrium）会导致月经以外的阴道出血。尿中有血，可能与前列腺、膀胱或肾脏的癌症（bladder cancer or kidney cancer）有关。乳头溢血，则可能是乳腺癌（breast cancer）的一个症状。

二 身体出现无痛性的肿块

许多癌症在早期往往仅呈现为一个肿块，且没有明显的疼痛。例如乳腺癌和睾丸癌。在美国的家庭医生往往会指导妇女每个月进行一次针对乳腺的自我检查，以便及时发现乳腺肿物（请看附录一）。在鼻咽癌，上颈部一侧或两侧可以出现肿块，那是癌细胞转移到颈部淋巴结造成的。以目前的治疗水平，鼻咽癌即使转移到上颈淋巴结，治疗效果也很好。来自中国南方的成人最好每个月自我检查一次双侧上颈（请看附录二）。身体其它部位的肿块也可能是肿瘤的体征。

三 吞咽困难

吞咽困难常常是食管癌的一个症状。开始时吞下食物不太顺利，之后阻塞感加重，不能进食固体食物，只能选择喝稀饭等半固体的食物。

四 持续不愈的咳嗽或声

持续不愈的咳嗽也是肺癌的一个表现。持续的声音嘶哑则是喉癌的一个症状。

五 排便和排尿习惯改变

大肠癌可以引起慢性的便秘或慢性的腹泻、以及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膀胱或者前列腺的癌肿可以引起排尿困难。

六 皮肤上的疣或痣明显改变

如果皮肤上的疣或痣出现颜色改变、边界不清、明显增大，都有可能是皮肤的癌症。其中最常见的是黑色素瘤，一种恶性的肿瘤。

七 经久不愈的溃疡

口腔里经久不愈的溃疡常常是口腔癌的首发症状。特别是那些喜好嚼槟榔或者长期吸烟者。外生殖器的溃疡可以由炎症或者癌症引起，也不可大意。

八 其它全身性的、非特异的体征

除了上述各种特异性的症状，还有一些非特异的症状可以由癌症引起，包括：长期的低热、逐渐消瘦、渐感乏力、皮肤颜色变黄（黄疸）等等。

当您出现了上述某个或某些症状时，您不必惊慌，只需要及时去看看医生，以排除癌症的可能性。对于不规则的出血，尤其是反复的出血，应建议医生给予活体组织检查（biopsy）。一般而言，活检的风险并不大。某些非肿瘤专科的医生往往会忽略及时的活检，导致贻误病情。作为病人，您可以主动提出活检的要求；如果您的医生继续反对活检，您可以考虑更换一个医生，以便听取第二种意见（second opinion）。

附录一：

乳腺自我检查步骤（译自网站 <http://familydoctor.org/018.x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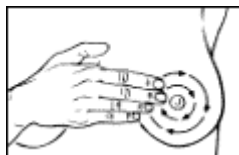
第一步 站在一面镜子前面察看双侧乳房是否对称。这过程中先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举起来放在头后（如下图），再双手叉腰。如果有一侧乳房比另一侧下坠，可能有乳腺肿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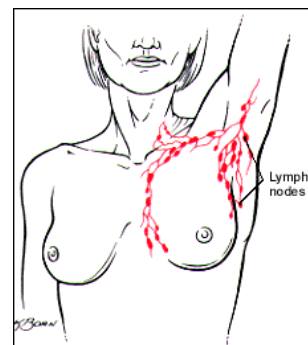
第二步 平躺下来，并把一个枕头垫在左肩下（如下图）。左手放在头后。用右手中间的三个手指按压左乳，查看有无肿物。从乳房的边缘开始，环绕乳头按压，逐渐检查到中间。完成之后，再轻轻捏挤乳头，看看有无液体溢出。



第三步 用同样的方法，把一个枕头垫在右肩下，检查右侧乳房。



最后，再检查一下锁骨上窝和腋窝，因为这两处有淋巴结（见下图），乳腺癌转移到淋巴结时，可以在这两处摸到肿物。



附录二：

上颈部自我检查步骤

端坐，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从耳后开始按压（如下图），逐渐向前检查到下巴，查看有无肿物。有肿物时，往往可以触摸到不对称的肿块。



编者按

钱朝南博士已应邀任职于中国广州中山大学肿瘤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新加坡国立癌症研究中心转化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祝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上面是他为华协通讯投的稿,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社区活动

在我们的大溪城华人社区中有一支健身队。这支健身队于2004年由几个女士自发组成。它逐渐壮大，已发展成能常年坚持，有一批固定队员的群众性活动。每星期一次的健身活动给大家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供了机会。看看她（他）们有多精神：



欢迎参加我们的周日健身队

地点: Cascade YMCA Teen Center (730 Forest Hill, SE)

时间: 每周日 11am-12:30am

- 11am 练功十八法
- 11:20am 太极拳
- 11:30am Kickboxing, Pilates & Yoga

联系人: Cindy He 616-970-0097 & Hai-Ying Xu 616-949-4688.



密西根开心牌友俱乐部

密西根开心牌友俱乐部是在西密西根华人协会的支持下，由部分桥牌爱好者发起组成的、一个以健身和联谊为目的的业余组织。目前以桥牌为主，以后将逐步开展其他牌类活动、如扑克等。

桥牌作为一种高雅、文明、竞技性很强的智力性游戏，它以特有的魅力而称雄于各类牌系，风靡全球。

打桥牌的乐趣主要在少靠运气、多凭智慧而赢牌。在打牌过程中，要运用很多数学、逻辑学的知识，计算和记忆的能力在桥牌中非常重要。同时，桥牌对于改善人际关系和协调、配合能力大有益处。我们不难理解“桥”字在桥牌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桥牌，必须在搭档之间密切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实现目标。

俱乐部自 2007 年 6 月成立以来，受到西密执安华人协会广大会员的热烈欢迎。俱乐部不仅有经验丰富的高手，同时也欢迎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俱乐部每周五晚上聚会。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增进了友谊，每次聚会都充满了欢乐与智慧挑战的满足感。

桥牌能让人开动脑筋、增长智慧、陶冶情操、完美性格、帮助您遇事考虑全面、临危不乱，并能改善人际关系。欢迎您光临，共同学习、研究，进入桥牌的美妙世界！

密西根开心牌友俱乐部联系人：

Jay Hu: 858-699-0866

Cindy He: 616-676-0848

Ning Liu: 616-475-0427



Happy-Go-Lucky Bridge/Poker Club

Following an email by Jay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lling for bridge, our bridge club was officially formed on June 10, 2007 at Cindy's waterfront cottage. In fac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was continued on the boat.

Since our very first bridge play on June 15, 2007 (hosted by Ning), we have regular meetings every Friday evening at various members' residence.

Our gathering has always had the special party atmosphere, with overflowing joy and laughter -- thanks to our effervescent members.

While having plenty of food for thought and mental growth, we have often enjoyed great food for our bodies, too -- courtesy of the host and attending members.

To reach the optimum health of both mind and body, we need to become an adventurer, revitalize our spirit and sense of playfulness, and become a kid again. That's where our club fits in. Playing bridge trains a sharper mind and has the long-term positive effect to our mind, the same way as health exercise to our body.

Active bridge players often continue their games well into their 80s and 90s with no sign of age-related disease such as Alzheimer's.

True hobbies such as bridge involve no luck, and offer the precious continuous growth opportunity -- one becomes better from every hand played. For the long-term enrichment of life, bridge as a pure-skill gam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hobbies one could ever have. As many research studies have shown, we gain the most enjoyment from activities we can improve upon.

It is quite impressive to see our members include not only those who played bridge before, but those who never played bridge before yet have the courage to try something new. To make our Friday nights more colorful, we also played other interesting card games for fun and laughter. In the mean time, we encourage sharing on positive things such as each other's hobbies, mind cultivation, dreams and hopes, etc.

>>> On behalf of all members of the club,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and benefit from the wonderful game of bridge & other card games!

Please contact:

Jay Hu, 858-699-0866

Cindy He, 616-970-0097

Ning Liu, 616-475-0427



华协中秋晚会花絮

全场大厅



汪明代主席讲话



单教授发奖



中文学校学生作品



十六步



友谊篮球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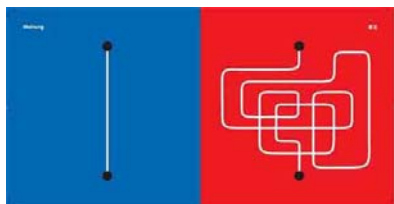
摄影：陈金东，刘书成

开心一笑 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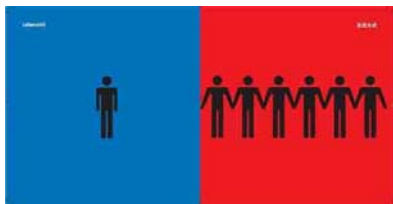
(下面那些图画都是一个德国人画的，看来他对中国文化还是颇有些研究的。至少他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这已经很一般。)

左：西方人 右：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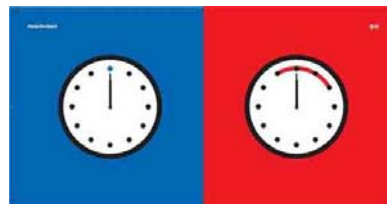
1、表达个人观点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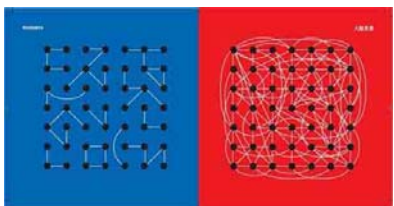
2、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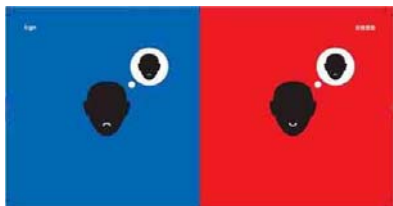
3、准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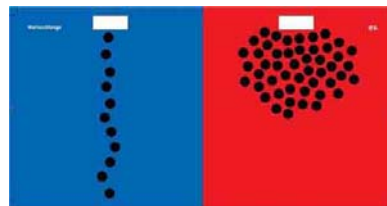
4、人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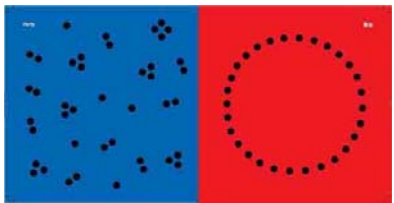
5、表达愤怒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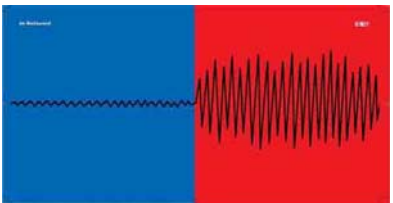
6、排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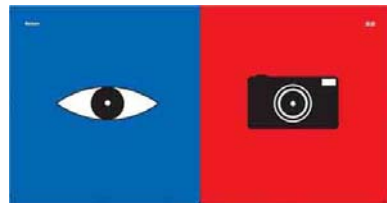
7、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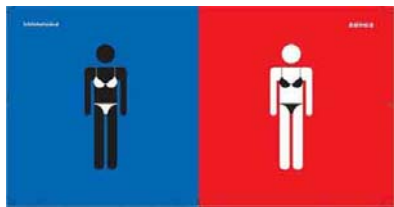
8、餐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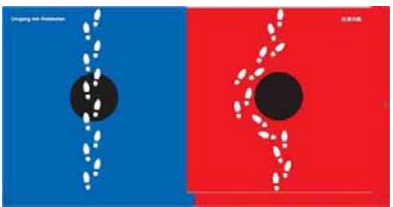
9、旅游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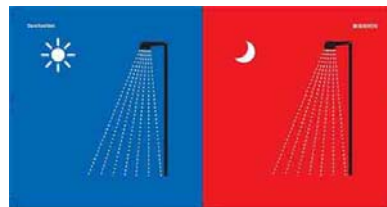
10、审美



11、处理问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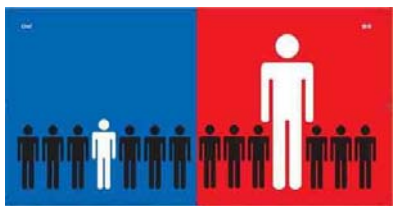
12、洗澡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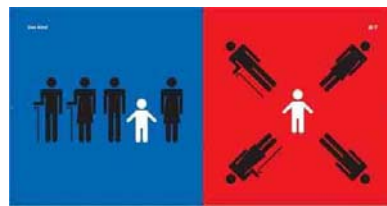
13、一日三餐



14、领导



15、孩子



文人忆旧

贺锡翔

本地的一位华人教授听说我以前在大陆出过六本书又发表了几千篇文章，便建议我出本文集，说是“留给后人”。他的一番好意在下心领了，但真要搞成常人望而生畏的“文集”，恐怕最终可能沦为“瘟鸡”。盖因现今大陆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出版社唯利是图，读书人日渐稀少，全民炒股全国炒房，我的破文集即使自费出版，其下场可能就是被造纸厂回收了，何必劳神伤财呢。好在神通广大的 Internet 帮了我等一忙，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网页上，只要键入在下姓名，便可发现至少 10 页我的文章资料，其实“百度”只收录了我所有发表文章的百分之一还不到，但能把我的“文”章汇“集”起来，不是已在为我免费出版永不消逝的电子“文集”了吗？再说，出不出文集无关紧要，只要还能继续心驰笔耕，总是人生一乐。近来，忽然忆起平生接触过的诸多文人，有的交往已久，有的未谋一面；有的是文坛前辈，有的乃写作新秀。但他们的往日风貌均历历在目，于是我便浮光掠影，分人速写，急就一篇，至于对不对《华协通讯》读者的口味，只有试探在先了。



贾植芳

贾先生是山西人，1915年生，2004年他九十大寿时，我正巧回国探亲，便在《上海老年报》发表短文为他庆寿。贾先生是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也是作家。他一生多灾多难，先是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坐牢十年；继而在“文革”中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勒令扫厕所；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中文系教授一职，也是博士生导师。

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贾先生当时兼任馆长。慕名已久的我，此时才有机会和他接触。贾先生个子矮小，脸膛瘦削，一口浓重的山西话，言谈幽默，不时开怀大笑。一生受尽折磨，性格仍乐观豁达，难怪先生能高寿九旬；他爱吃醋，我到复旦教工第九宿舍他府上拜访时，几乎每次入室，都能闻到浓烈的醋香味。医学上说，醋有利消化，可增强胃肠功能。贾先生的长寿是否也和他长年吃醋有关呢？

1988年我请贾先生为拙著《古今中外人名趣谈》作序时，顺便听到他对中国文坛诸位老将的点评。形象很深的是他对巴金不以为然，说他“很会跟着当权者整人，落井下石”。我知道巴金当年批判胡风集团确是一员大将（尽管他后来被“文革”造反派斗得也很惨，夫人萧珊甚至被迫害致死），而贾植芳自1949年以来一直被整肃批斗，他对巴金的批胡言论（估计一定很尖刻）耿耿于怀，似可理解。

艾青

诗人艾青，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他早年在杭州西湖艺术院学画，被院长林风眠推荐去法国留学三年，但在那里改行写诗，后来以一首《大堰河》一举成名。艾青深受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特的影响，诗风雄健，感情沉郁。他的诗才最早是被胡风识别的，胡以诗评《吹芦笛的诗人》对艾青大加赞赏。艾青在抗战中创作激情高涨，有诸多名篇传世；但1949年后他的佳作不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新疆，直到1976年才被平反归居北京，后来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是在大学读中文系时迷上艾青诗作的，后来又着重对中国新诗史及艾青生平加以研究，写了不少文章；因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红兴教授（他对艾青诗作和生平研究很深，是公认的专家）多有信函来往，1991年我应邀赴京参加“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时，首次晤面周先生，并一起造访了时年81岁的艾青老人。艾青家住史家胡同27号（？），庭院很宽敞，摆设极高雅。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种植的各种仙人掌和墙上悬挂的国画书法精品。艾青夫人高瑛，随他流放新疆十年，因比丈夫小10几岁，她对艾青生活照顾颇多，两人感情甚好。高是东北人，胖胖的，说话爽快。但艾青比较沉默，并显矜持。

艾青曾经被中外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和诗人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最终还是未得瑞典文学院青睐。沈从文，巴金和北岛等人也都曾被提名，但均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倒是高行健以长篇小说《灵山》（“Soul Mountain”）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个中国人。高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此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写过话剧，后来去了法国并定居，他既能用法文写小说，又创作油画，因而在崇尚文艺的法国声名鹊起；有趣的是，高行健和艾青私交甚好，可能是两人都受过法国文化熏陶之故。但艾青法文不好，而比他小10几岁的高则法文流利，1985年在法国文学界欢迎艾青来访的一系列活动中，正是高行健担任全程翻译的。

艾青是中国最有世界声誉的当代诗人。1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青全集》共五卷，其第五卷收入《附录》两篇，一是周红兴写的《艾青年表》，另一篇便是本人所作《艾青美术年表》。在1994年第一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评选中，《艾青全集》（5卷）和《沈从文文集》（12卷），《傅雷译文集》（15册）等被评为“文学类图书”的提名奖，也算是一种特殊荣誉了。

臧克家

臧克家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人物，山东诸城人。他生于1905年，以99岁高龄逝世于2004年，堪称寿星诗人。臧克家的诗真实热情，擅写农村生活，形式上简约精炼，有古典诗词风味。他的《老马》隐喻中国农民苦难，倍受称道。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有的人》。解放后，臧克家出任《诗刊》首任主编（艾青为副主编），毛泽东曾给臧写过一信，对新诗和旧诗分别提出“毛式”见解，在当时影响自然很大；臧后来还为毛泽东的一首诗改过字词，被戏称“帝师”。

在解放后文艺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整胡风，反右派等，臧克家似乎都没受到身心摧残，这点和巴金有点相似，但巴金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而臧克家却似乎也未遭受重创。香港诗界有人讥刺臧是“风派诗人”。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界里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墙倒众人推者大有人在，臧克家的言行我不得而知，但据说这位老诗人为人还算厚道的。

1991年在北京开会期间，我有幸与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结伴，登门拜访了臧克家。臧老穿着布鞋，精瘦高个，目光有神，笑容很热情，一口山东话。虽说已86岁高龄，但握手时我能感到他的力气。记得是吕进和他谈的多，我只是静静倾听。吕进曾对臧克家的得意之作《泥土的歌》写过评论，两人相识已久，此次见面，自然话语多多。临别时，臧老步履轻捷，一定要亲自送我们到庭院门口。俗话说：“千斤难买老来瘦”。臧克家给我的印象就是瘦劲，一如他的诗风。他能活到几近百岁，看来与他的清瘦爽朗不无关系。

沙汀

要谈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不提到作家沙汀（1904-1992）。他是四川安县人，早年参加“左联”，曾亲聆鲁迅教诲，所作小说冷峻真实，具有现实主义的讽刺风格。其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脍炙人口；其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堪称四川四十年代农村乡镇生活的真实长卷。解放后，沙汀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我在八十年代曾一度用力于文人笔名搜集考证，早就知道沙汀原名杨朝煦，后来以笔名“沙汀”知名于世，但此笔名含意何在，我不甚了了，于是便冒昧给沙汀先生写去一信索解求教。寄出后并不在意，心想他老人家已八旬高龄，公务繁忙，大概无暇顾及我这无名之辈吧。岂料不久，居然收得沙汀先生手札一封，话语不多，好像只有八九行，但字迹娟秀，一笔不苟，记得他在信中除了解释“沙汀”之由来，还有就是一番鼓励，大意是：锡翔同志，你所做的研究很有意义。作家的笔名往往和他的创作思想和人生经历有关，将其考证出来，汇编成书，想来是会有读者的。我当时读信很是感动，以沙汀那么有名的老作家，又担任诸多公职，与我素昧平生，却能忙里偷闲，亲笔给我回信，老人家的生性善良，于此可见一斑。古人说：“仁者寿”。沙汀老人以 88 岁高龄走完一生，恰好活到“米”寿（米字乃“十”字加上上下两个“八”字所组成），是古人认为非常吉祥的寿数。

姚雪垠

现今，大陆风行宫庭戏和帝王剧之类，各位皇帝大出风头。但过去，谁要是胆敢正面描写“帝王将相”，那可得准备坐牢。这真是“风水轮流转”。想当年，毛泽东对中国当代文学家的作品很少阅读（他最爱看的是《资治通鉴》等纪录帝王将相言行的线装古籍），但却在 1964 年称赞了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版），于是姚雪垠名声大振。

姚雪垠，河南邓县人，1910 年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原名冠三。1929 年在《河南民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署用笔名“姚雪痕”。其含意出自苏东坡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略显消极；后来姚思想左倾，行为激进，在 1935 年发表批判周作人的杂文时，改用笔名“姚雪垠”。其来历是：姚把“痕”字的病字头去掉，以示消除昔日的病态情绪，又换上“土”字偏旁，表示要脚踏实地为文学事业做出贡献。

我对历史小说看得不多，但《李自成》倒是翻阅过的，觉得姚雪垠对明末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的描写真实细腻，当然，他对心目中的英雄李自成等浓墨重彩的描写也是波澜壮阔的。1991 年在北京开会时，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首都宾馆同住的小说评论家白先生邀我同访姚雪垠，久仰其大名的我一口答应。记得是五月的一个夜晚，风轻云淡，在很普通的多层建筑四楼一个套间，姚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姚先生当时已过八旬，但行动毫无老态，思维也很敏捷，在回答白先生的问题时滔滔不绝。记得他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眼睛特别明亮有神。在归途上，我好奇地问起为何姚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居宅如此简朴，和艾青和臧克家等所住的四合院无法相比？白先生久居京城，对文坛沧桑了如指掌，据他说：中国文人也有级别。艾青曾是副部级，臧克家是统战人士，而姚雪垠虽和艾青同岁，但因历史上没去过延安，解放后的政治地位一直不高，生活待遇自然也就矮人一截。

贺敬之

在当代中国，《白毛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那首“北风吹，雪花飘”的歌也是曾经众口传唱的。《白毛女》最早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被称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奠基作品”。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大。一般认为，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和丁毅执笔完成的。

贺敬之（1924-），山东峰县（现枣庄）人。他在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写诗。1940 年入“鲁艺”学习；解放后，贺敬之主要从事行政领导工作，也创作了《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有影响的长诗。由于贺敬之基本上是共产党一手拉扯大的“红孩子”，他的诗作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就不难理解。在艺术上，贺深受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创“阶梯式”的影响，注重韵律，慷慨激昂。对贺敬之这位前辈“本家”，年轻时的我当然尊敬有加。记得当年在崇明农场曾模仿“阶梯式”，歌唱过“战天斗地”。读中文系时，贺的《雷锋之歌》也是当代文学必读作品之一。贺敬之在文艺界的最高官衔好像是文化部长。

我只见过这位本家一面，那是在 1991 年“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期间的宴会上。他和夫人柯岩同坐，他俩的微笑看去很真诚。柯岩写的儿童诗很有名，这对“夫妻诗人”在文坛各有地位。我请他俩分别在请柬上签了名。

不久前，偶然在网上看到贾植芳批驳贺敬之的一篇文章，口气很激烈，好像是有关文坛人事纠纷的，其中是非我不得而知。但我能理解，象贾先生这类作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者的自由作家，与贺敬之这类除了“文革”基本上都是文坛运动领导者的“官作家”，想来很难和谐相处的，即历来所谓的“延安派”（在延安“鲁艺”就学或任教）和“国统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写稿生存的）之分歧，贺敬之和贾植芳，大概也正是分属这两大派系吧。

赵丽宏

赵丽宏现在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兼散文家。他出版了大量作品，八九十年代在年轻人尤其是中学生里拥有很多读者。他的诗清新健康，感情诚挚，我一直很欣赏。

回想起来，我和赵丽宏还有一点“版面缘”。那是1978年，我作为“文革”后第一届考生，已在上海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学院”)就读。六月号的《上海文艺》发表了一批诗歌，包括我的《银丝怀想》和赵丽宏的《雨中》，我的那首在目录上正好排列在赵的前面，所以我也正是在那时，第一次见识赵的尊姓大名。后来，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就读的赵丽宏还专门托人到上海师大来打听我，可能也是因为《上海文艺》目录页的醒目排名，他对本人也就一下知姓名了。

说来惭愧，我的诗艺日后不见长进，而赵丽宏则佳作迭出。1981年，我和上海石化总厂文学创作组的几位朋友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拜访了赵，他文雅热情，英气勃勃。有人说他的诗“丽而不宏”。其实一个诗人能具有“绮丽”的风格，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再去“宏伟”呢，就象我们既能欣赏李商隐，就不必期望他再变成李白吧。

傅星

30多年前，我在崇明东风农场时，也为当时流行的文艺小分队搞点创作，写过朗诵诗，三句半，台词，解说词之类。当时我因常去场部（即农场总部，一个农场通常管辖七八个连队）参与创作活动，便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个爱和我大谈唐诗宋词的张学仁，其父乃大雕塑家兼油画家张充仁；还有作画勤奋的陈逸民（其兄便是当代著名油画家陈逸飞，不久前因肝癌早逝，才60岁，甚是可惜）等人。后来我们又认识了傅星。他长相机灵，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总是笑嘻嘻的。在写作上，他视我为兄长，其实我只比他大三岁左右，而且只在韵文上起步较早，当时因为表演需要，诗歌之类比较实用，而傅星年少气盛，已在小说上初露锋芒。

后来我调到上海石化总厂涤纶厂工会，傅星则调到他母亲所在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医院当秘书。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一番叙旧之后，他知道我认识一些报刊编辑，便委婉地托我推荐他的小说，我一口答应。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小说《小雀儿》，是写农场生活的，（记得他没用方格稿子，而是双行信纸）我读后感觉不错，就转寄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刘东远编辑（刘先生是我14岁在《少年文艺》发表习作时的经手编辑，我们相识已久）。刘老师先是将傅作转寄南京《青春》杂志，该杂志可能稿挤，又转寄给宁夏的文学刊物《鹿鸣》，该刊后来终于把傅星的处女作变成了铅字。

不敢自诩伯乐，但傅星这匹“千里马”确是首先被我过目识别的。一个人的处女作能够顺利发表，对日后一生创作的激励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傅星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记得他曾赠送我一些好书，还写信一再感谢。后来，在《新民晚报》上偶然读到他写的《远山近水》短文，其中提到“一个热心的朋友”帮助推荐他的处女作小说《小雀儿》发表之事，我并不在乎傅星没有为我抛姓露名，只要他还记得我的举荐之谊就行了。

傅星已在上海文坛的天空闪烁其辉。他不仅发表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小说，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我来美国以后的这十几年里，与傅星早已失去联系，不知他近况如何，相信象他这样有天分，又勤奋的作家，迟早会用力作给读者一个惊喜的。

刘永翔

在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里，刘永翔是文学功底最深厚的一位。他自幼便能作旧体诗，据说已创作了近千首，此成就少不了其父刘衍文悉心栽培之功。巧合的是，刘衍文当时也教我们古典文学，父子同堂，一教一学，堪称佳话。衍文先生早慧，青年时便发表旧体诗，30多岁就在沪江大学任教，出版过有关唐诗宋词的研究专著。要不是被打成右派，他早就该著作等身了。记得他讲课最生动，一口浙江话，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对古代文学家作品如数家珍，其惊人的记忆力令我叹服。“虎父”出“虎子”，难怪刘永翔文才如此出众。

记得是大学第二学年，刘永翔就破格考取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可谓一鸣惊人，当时在全校传为一大新闻。永翔走后，不断听到他的好消息：先是论文发表，后来又留校任教。我曾把在《少年文艺》发表的短诗《团旗下的歌》寄给他指正，及时得他回函，一番鼓励之外，又中肯地指出：如能注重抒发个人感情，则更有诗的魅力。

永翔一如其名寓意，不断奋飞，令人瞩目。他现在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又出版了很多学术专著；记得我在《新民晚报》上曾读到永翔评论当代文学泰斗钱锺书先生（《围城》作者）的一首七律，也记述他俩学术交往，有“一枝笔定千秋业”之佳句，可见永翔对钱老的景仰之深。

光阴荏苒，人事全非。除了还写些广义上的“散文”，我早已不再作韵文，至少是新诗。但我对永翔的旧体诗一直佩服有加，期望能拜读他的新作，也预祝这位老同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空如鲲鹏展翅，高飞九霄！

(写于2007年5月初)

外派子弟



This year's camping experience

Peter Wang

When we got to the camping grounds, I thought it would be like any other camping experience: bonfires, s'mores, singing, beach, and home. Well, it was pretty much that, but with a lot more fun than I had expected. Here are the highlights of the trip.

When we first got to the campgrounds I had just awakened from my car nap. When Eric's mom got off the car to check in, I got off the car as well and went to some nearby pine groves to check for cicada nymph exoskeletons. I ended up searching on a pine tree near the bathroom and found three shells clinging to it. That was enough proof that cicadas existed around here, and I planned to go on a little expedition at night around the late hours to catch them molting; after all, that was the easiest way to catch them and the most reliable and safe way instead of climbing thirty feet into the air just to fail most of the time or fall and quite possibly die. Besides, if you did catch one by climbing, you would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t would live. Maybe it molted yesterday, or it is at the end of its life span. You never know if you catch one in the tops of the trees.

When we actually reached the camping spot, lots of people we knew were already there, like Allen, whom I haven't seen since early 2005. He had grown a lot and his voice was different. Matt was there too. He had grown taller and he wasn't as mischievous as he was when I last saw him and had matured a bit too. We all jumped out of the car to greet each other and started to help put up tents. Soon more people came and started setting up tents too. Finally when we were done, I was beginning to feel thirsty and so I grabbed myself a bottle of water from Eric's mom's car trunk. Not long afterwards, I began feeling like raiding the coolers for a small meal. I was rummaging around the various coolers when I came upon Matt's cooler and noticed condensation forming on it. I found this peculiar, so I opened it up and that's when I discovered there was dry ice in it. I asked Matt's dad if I could have a piece, and he said yes. So I grabbed a chunk and started my first experiment by putting the chunk into a nearly empty bottle of water and that's when I saw water vapor bubbling up in the bottle. I knew a lot of pressure was building up, so I shouted "FIRE IN THE HOLE!" and threw it into a bonfire pit that was unlit, but it didn't explode. I told Matt and Eric about it and they grabbed it and threw it into a lit bonfire. We walked away and three seconds later, when I turned back to look at the bonfire, BOOM!! A cloud of smoke and steam shot 10 feet into the air, and all the folks turned and looked at the fire. It was like a firecracker exploded. We told them what happened and we got scolded because it was a bomb, and luckily everyone was eating dinner so no one was hurt. We had to clean the chairs by the bonfire, but all it was water so we left it the way it was. Then I salvaged the battered as a souvenir of the incident.

The rest of the night we sang songs and ate s'mores and sausages by the fire. Since it was really dark at night and the only sources of light were small bonfires and lights, the main landmarks such as the road were out of sight and my mind lost track of where things were so I had to postpone the cicada expedition. That night I had a good sleep, but at 6 am a beetle crawled into my ear and my eardrum hurt tremendously so I screamed and practically woke everyone up. Eric's mom woke up and she shined a flashlight in my ear but found nothing. Then I tried to poke it out and I was successful, but the next day my ear still



hurt a little.

The next day, my ear was still hurting a bit. I became worried that a beetle leg was stuck in my ear. On the way to the beach I asked Eric's mom if the beetle had 6 legs when she killed it and she said she didn't know. But when we got to the beach I had so much fun I forgot about the beetle thing. Afterwards, when we got tired of playing at the beach we went up and ate some lunch. I had a pepperoni sandwich and a chicken wing. Then we went to watch the dogs because no animals were allowed at the beach. Lisa, Hesper and I took the dogs for a walk in a stream. Boy, did those dogs get excited! They were playing the dog way so I thought they were fighting. When we got back we were just in time to be picked up by Eric's mom and we went back to the camping site.


Dinner was delicious. I had noodles, chicken wings, and dumplings. The adults did dancing or something, but we kids played badminton. We also went to the front desk to get some slushies when we got tired.

At 11:00 I started my little expedition for cicadas. Phase 1: I checked the pine trees closest to us. Nope. Phase 2 (11:30) swimming pool pine trees. Nothing. Around 12:00 I had to cancel Phase 3 because I was getting way too tired. I brushed my teeth and went to bed.

Early in the morning, at 5, it started to thunderstorm. I woke up for 15 minutes, but then the pitter-pattering of the rain lulled me to sleep.

I woke up at ten the next day thinking "have they left yet?" After brushing my teeth and breakfast, which were pretty much some leftovers, porridge, and fried biscuit dough, I helped take down the tent. Then we waited for the other people to finish, and we hit the road. That was pretty much it. I thought it was a great camping experience, and I will be happy to return next year.

注：大溪城华人王明德和范纯夫妇于 2005 年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他们的儿子王兆川（Peter, 12 岁）今年回美度假时写下以上文章。他文章里所指的 Camp 是今年八月华协组织的露营活动。--编者



更正：上期《华协通讯》的新闻里，我们在介绍中文学校今年在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中，我们得到的通知是杨永泰获二等奖。现经核实，杨永泰的作文《我当餐馆服务生》喜获一等奖。让我们向他和他的老师贺锡翔表示祝贺！



我当餐馆服务生

(2007年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作者：杨永泰 15岁
大溪城中文学校
指导老师：贺锡翔

真没想到：去年十月我刚满14岁，正好符合美国合法工作年龄时，就被我爸爸叫到他开的餐馆里当上了服务生，说是让我早点接触社会，锻炼人生。

爸爸的餐馆名叫“上海一番”，同时供应中国菜和日本菜。我先是被分配在日本式铁板烧厅里，帮助侍者收拾桌上各种餐具。记得第一天工作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只见十四张铁板烧餐桌几乎坐满了美国顾客，面对这么多男男女女“老外”大人，我这小孩心里可真有点紧张，他（她）们留下的盘碟杯勺那么多，象小山一样堆积着，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餐具快速装上推车，不断和左右来往的顾客打招呼请让路，这样才可顺利推进厨房，再把洗碗工洗干净的餐具装上车，推进大厅摆放在餐具钢架上，让侍者使用。虽然这工作技术上不难，但很费力气，取放那么多沉重的餐具，对我来说真是锻炼身体的肌肉体操。我就这样推着餐具车来来回回，和其他五六个服务生一起，不知不觉就干了六个多小时。等到收拾好最后一张铁板烧餐桌，我这才觉得腰酸腿痛，肚子饿得咕咕叫。

在铁板烧厅里干了一个多月后，爸爸看我干得还不错，又把我提升到餐馆大厅里当服务生。这回，我不仅负责收拾餐具，而且还得把餐桌擦干净，有时还要为顾客添加饮料，将剩余食品打包等。平时在学校里和同学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时，我的嗓门一向很大，但在爸爸的餐馆里，按照美国规矩，我学着对顾客说话时不仅面带笑容，而且还轻声轻气的。有一次，我为一个白人男子吃剩的食品打包，他看到我动作很快，而且包扎细心，就递给了我5美元，还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工作四个多月来第一次得到的小费，虽然这钱不多，但是我特别高兴，因为它是我通过努力劳动亲手赚来的。

爸爸的餐馆，每到星期五晚上就开始来了很多顾客，十四张铁板烧餐桌有时会坐满一百多人。美国人特别爱吃日本风格的生鱼片和铁板烧。但爸爸不让我在星期五晚上干活，他要我好好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功课，只让我在每星期六晚上干活。他也按照小时付给我工钱。虽然赚得不多，但我几个月干下来也积累了一笔钱。我打算把打工赚来的钱都存起来，准备将来用它上大学交学费，这样就可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听说美国大学学费好贵啊。我通过当服务生，还亲身体会到在餐馆赚钱是很辛苦的，爸爸妈妈经营餐馆抚养我长大，是多么不容易啊。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赚很多钱来回报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写于2007年2月)

在中文学校

(2007年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

作者: 魏安吉 十岁

大溪城中文学校 指导教师: 王久华

我爱我的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六,妈妈都要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习写字和读书。在中文学校里,老师不但教我们读写中文,还教给我们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使我们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很爱读英文的诗,但我发现中国的诗词也很有意思,特别是经过老师的讲解,更是活泼生动。去年我学了三首诗,有李白的《静夜思》,李绅的《悯农》,还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三首诗我全能背下来。我还喜欢给古诗配上画。我的诗配画“春夜喜雨”在去年的华协中秋晚会上展出,得到许多人的称赞。

我的老师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很爱说话,还爱讲笑话。他也常常给我们讲中国古代的人,象司马光、祖冲之、李时珍等。我很佩服李时珍,他是一个中国古代著名的医生,经常自己上山采药做实验,经过27年的刻苦努力,写出了《本草纲目》这本书。我的爸爸也是医生,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象李时珍一样的好医生。

我的老师喜欢给我们讲中国的典故和成语,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愚公移山”不但让我学到了中文,更懂得了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恒心和毅力才能够成功。就像学习中文一样,虽然很难,但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学会。

在中文学校里,我有很多的小伙伴,他们在不同的班级里上课,但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一起玩。我们每年都参加华协举办的春节晚会,大家穿上漂亮的中国服装,唱中国歌、跳中国舞,还能拿红包。我常常邀请我的美国同学去看我的表演,她们非常羡慕我。我们也参加过密西根州中文学校举办的中国知识比赛,虽然没有拿到名次,却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中国的常识。我不但知道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还会唱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知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宫殿故宫,还有最长的墙叫长城。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亲眼看到这些地方。

我真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来我们的学校看看,她就在密西根州的大溪城。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爬沙丘

俞明涛 十一岁

大溪城中文学校 指导教师 刘一力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参加了当地华人协会组织的一次野营活动。我们晚上住在帐篷里,白天去密西根湖边的沙丘玩。那是我第一次爬沙丘,它让我学到了很多。

那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又深又陡的沙丘。先开始妈妈叫我不下去，因为沙丘有四百多英尺深，看起来挺吓人。我起初也没想下去，但是后来爸爸说陪我一起下去，我就答应了。

爸爸下沙丘时很胆小，他坐在沙丘上向下滑。我勇敢地站起来跑下去，谁知越跑越快，差一点就要摔跤了。这样，我也只好放慢步子，慢慢地往下走。其实，下沙丘不是很难，只花了十几分钟，我和爸爸就走到了沙丘的底部。那里是密西根湖，我在湖边玩了一会儿，半个小时后我们开始往上爬。我爬得很快，可是爬了四分之一以后，就感到累了。不但越爬越累，而且很口渴，想到喝水时我才发现没有带水来，这时我才突然感到水的重要。尽管又累又渴，可是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命地往上爬。每爬一步我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就这样，爬了四十多分钟后我终于上到了沙丘的顶部。我看到妈妈后，第一件事是要了一瓶水，一下子就把它喝光了。我往下一看，爸爸还在下面呢，他看起来像个小蚂蚁，我看着他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大，后来他也爬到顶上来了。

这次爬沙丘让我知道了上沙丘要比下沙丘难，另外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你不怕困难，坚持到底，你就一定能做到你想做的事。下次再有机会爬沙丘的话，我一定要记住带一瓶水。





亞悅

Asian Delight Marketplace

4463 Breton Rd, Kentwood, MI 4908
We are at the SW corner between Breton and 44th St
Tel: 616-827-1828

今日的客户明天的朋友

徐英

專門從事住宅買賣、商業地產的
華人房地產經紀人



辦公室: 616-949-8900
宅電: 616-954-2135
留言電話: 616-974-4102
手機: 616-560-8790
email: yxu@greenridge.com

住家及商业房屋贷款

FARACT CORPORATION

• Mortgage Division •

<http://www.ratedropper.com/>

24776 Venice Drive, Novi, MI 48374



Catherine Lu
卢燕

手机: 248-756-2802 (Cell)
办公: 248-347-9828 (Office)
传真: 248-918-4828 (Fax)
电邮: yanlu@faract.com

真诚奉献

房屋债务分析, 贷款信用修复,
最低市场利率, 灵活偿还期限,
迅速审核批复, 准确圆满结贷。

We offer the best or most competitive loan products for all types of borrowers in any market condition.

诚聘专职或兼职地区代理人



Copyright © Faract Corporation

加入紐約人壽保險公司

下一個百萬圓桌會員也許就是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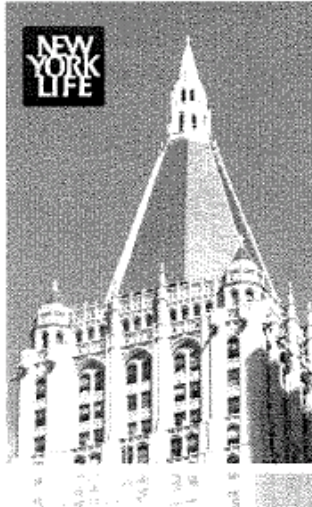


簡怡麗 Yili Bonarski
西密西根分公司經理

130 E. Huron, Suite 2400
Ann Arbor, MI 48106
Tel: (734) 762-1111 (O)


博泰德 Ted Bonarski Tel: (616) 889-0722 (O)
賀志君 Cindy He Tel: (616) 970-0097 (O)
石笑笑 Ashley Shi Tel: (616) 634-5568 (O)

總代理人 簡怡麗



NEW YORK LIFE

Our Policyholders Are In Good Company.
 Since 1845, New York Life has helped millions of families enjoy peace of mind. Let us help yours.
 Life Insurance, Annuities,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Theodore F. Bonarski
 Agent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4312 S. Division Ave., Suite D
 Kentwood, MI 49548
 616-889-0722

The Company You Keep®

Financial Planning



Estate & Charitable Planning
 Cash Flow & Tax Planning

Retirement & Education Funding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s

Personal & Business Financial Planning

Complimentary Initial Consultation

Cindy He
 Financial Adviser
Eagle Strategies Corp.
 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er

Phone: 616-970-0097

>>> Please ask me about investing in Roth IRA and other alternatives.



GPC COMPUTERS

Complete home & business computer solutions

Address: 3665 29th St. Grand Rapids, MI 49512
 Tel: (616) 977-9848
 Email: <http://www.gpccomputers.com>

本期编辑: 邓海艳 285-1934 danielledeng@yahoo.com
 徐萍 940-1817 ping.zhao@vai.org